

神父，我應該怎樣作我的告解呢？或許，這將是我最後的一次告解了。幾年前還在唸中學時，同學都笑謔說，告解是把心中的抑鬱，找一個不曉舌的人去傾訴。從前我不以為然，但今天我確實感覺如此。或許這種心情有點犯第一誡——對祂老人家的巧妙安排作懷疑吧！但也顧不得這許多，還是讓我慢慢地，仔細地完成這個最後的禮儀，然後，好好地將昨日忘掉。

我應該從那兒說起？事情是在那一天開始的？請寬恕我記憶的軟弱，就讓事情開始在F.5那一年，我的十七歲。

十七歲的女孩子的情懷，神父，你可能不了解。十七歲，一個織蔓的年齡。每個早晨，除了跪在聖堂的長檯上，手中節奏地數著玫瑰經的念珠，凝神於透過顏色玻璃洒滿祭壇的陽光，等待著第一晌的上課預備鐘外，十七歲的女孩子還渴望著甚麼？

虔誠的母親無微不至的照顧，半帶嚴肅半帶笑的父親的呵護，這個充斥著溫馨和上主祝福的家，一個十七歲的女孩子，還要求點什麼？

在同學間，大家都羨慕我獨特的幸福，我不用像芳一般去排隊申請減免學費的表格，也不像珊她回家要忍受母親的麻雀牌的噪音，或青她雙親的對罵，但我還是像缺少了點什麼。是的，我實在該為祂的祝福而感恩，但正如其他的十七歲女孩子一樣，我還是貪婪的期待著多一點的賞賜。經上不是寫著說：「意志是堅強的，但肉體軟弱。」

如果說，十七歲的女孩子也未會渴望過男孩子的愛和關懷，這準是謊話。像其他的女孩子一樣，我也曾等待過早春的第一聲鳥鳴。他是我們聖堂詩歌班的指揮，嚴謹而細心，努力不懈的利用每一個星期六的下午，為翌晨的彌撒作排練，每個音符，每段節拍

，他都一絲不苟的訓練我們，務求準確。每當我們唱FLAT或唱SHARP一個音符，他總是躁跳如雷，用力的敲著鋼琴上那個鍵子，要求再次唱過，直至拿準為止。我知道，詩歌班上的女孩子，不少都竊竊私語，以他為她們的白馬王子，對他的脾氣，和成功地唱完一台彌撒後的歡祈，大家都感到心悅誠服。無怪不少教友都說，他們老遠乘車來我們的聖堂，望我們的一台彌撒，為的是我們的詩歌班的詠唱，就像每星期都在開演唱會一樣。

我不像詩歌班上其他女孩子般大胆，敢公開承認私底下對我們的指揮的傾慕，在芸芸眾女孩子中，的確，他又怎可能會注意到我這個沈靜而相貌平庸的小小的團員？

但不可能的事還是發生了，我還記得我第一次約會我。練完歌後，我獨自走了好大段路，他才氣急敗壞的從下追趕上來，訥訥

的說要請我一同去一個音樂會。他促著氣，紅著臉，就像一個還只是十多歲的尷尬的小男孩。

我們的約會是平凡的，他總是約我去音樂會，然後送我回家。路上談的，除了他對音樂的狂熱和詩歌班的小事外，始終沒有離得開上主的道理。奇怪的是，我總是敬佩而留心地聽著他對經文的解釋，除了間中淘氣地駁上兩句，氣他一個面紅耳赤，啼笑皆非。我不知道我們之間的關係是友情還是愛情，但我感覺著他的關心和愛護，雖然我們從來沒有像其他的戀人一般說過甚麼海呀石呀的痴話。他甚至從來未吻過我，甚至從來未嘗試拖我的手。

六個月後，我們間的清淡關係也結束了。經過多次的嚴肅考慮和討論，尤其是我的鼓勵——雖然我還是捨不得——他進了修會，去了愛爾蘭作初學修士。

我跟我的神師SISTER JOAN談起整件事，她慈祥地笑起來：「傻孩子，這是祂對你們的試探，你們拒絕了魔鬼的誘惑，是藉著祂的光照和力量，你們底護守天神的幫助。快去跟神父辦告解，然後再感激祂對你的愛護吧。」

會考過後，聖母軍到赤柱的一個小修院避靜，也就是那一耽，神父，我發覺自己的「聖召」。上主並未有忘記祂園中一朵卑微的小百合，正如聖女小德蘭所說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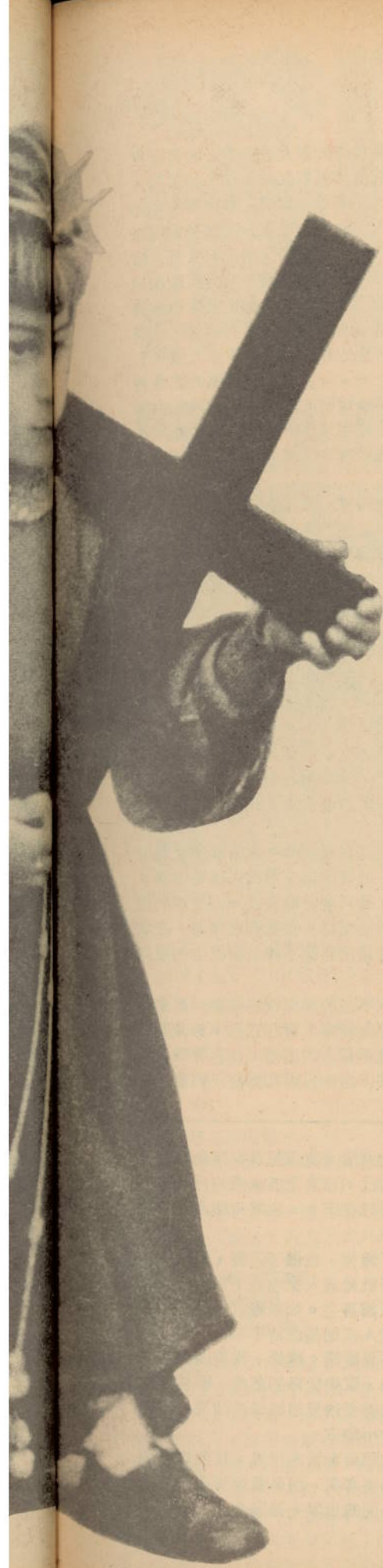
那是一個晴朗的早上，聽完彌撒後，我自己跑上小聖堂的樓上，做我的默想。下面聖堂的CLOSURE內，修女們在誦唱她們的小日課。聖堂裏是如許祥和寧謐，風琴伴著緩慢的歌聲，是如許的休閒而雅緻。當小日課完結，而眾修女散去後，聖堂更沈寂得出奇，小雀鳥就開始了它們的飛翔，在聖堂的橫樑上發著清悅的歌聲，窗外，微風正吹

拂著修女們潤大的袍裙。這裏沒有喧鬧，沒有爭鬪，有的只是誦讚上主的天籟。我還復何求呢？我為何要為世事所煩擾呢？「看，田野的百合，空中的飛鳥，它們不種也不收，但撒落滿最尊貴的時候，身上所穿戴的，還不及這花中的一朵……」。哦，上主的恩賜沐著我，正如秋日清晨的陽光。

回校跟SISTER JOAN談了好幾天，她肯定我是受到祂的召喚，叫我好好地祈禱，感謝主照顧了祂園中的小百合。校中的修女們都搶著來，恭喜了我，連平日不苟言笑的校長修女也笑靨滿面了。於是，在聖母軍姊妹們的歡祈，和父親的祝福，母親的眼淚下，我進了修會。

神父，我必須承認，初進修院的一兩個月，我心靈是如許的安寧。長上們待我如親姊妹，每個人見到我都毫不掩飾她們的關心，教我修院的規則，和怎樣做我份內底工作





：掃地、抹桌椅等輕便的日常家事。修生神師的態度也和藹可親諄諄普。她從來未試過疾言厲色的對我，不厭其煩地向我解釋修會的歷史和院規的背後意義。大家和睦相處，是真真正正的一家人，而我也習慣了當一個被寵愛的小女孩的角色。那時，我從修院圖書館所找到的最感興趣讀物，是聖女小德蘭的自傳——一朵小白花，我到今天還忘不了她所說的：就是為上主的忻悅而拾起一管針，也有一個靈魂脫離煉獄而得昇天國。當我每天做我份內的打掃時，我往往禁不住默默的禱告，願更多的煉靈得到永生。

生活一直繼續寧謐而幸福，直到三個月後「著會衣」的一天。

我還記得喜氣洋溢的母親老遠趕來參加我的「著會衣」大典，彌撒後向我祝福說：雖然他們都捨不得惟一的女兒，但信賴祂老人家所作的巧妙安排。母親還是淌下她的

眼淚。

不過，「穿會衣」大典後，令我估不到的，是芳也來了，她並不是一個教徒，但也趕來參加了典禮。她也為我的修院生活的安寧而祝福，但在彌撒後的茶會中，當我倆有機會交談時，她卻詢問了一句：「你除了個人的安寧外，別無所求嗎？」

原是夢 神女生涯

方凱琪

從她的談話中，我得知她像其他同學一樣，升讀預科，「不過，這並不重要，進大學並非取得知識，服務人羣的惟一途徑。我可以作其他選擇……難道你不知道，大學的學生運動正進行得如火如荼嗎？」她告訴我她參加了學聯的中學生組，他們怎樣參加了行動，到處貼海報，做宣傳。

「我為你們的成功而祈禱。」除了祈禱外，我還能做些甚麼？

「也許祈禱也是對我們的幫助吧。」是的，除了祈禱外，我還能作甚麼？

那天晚上，我失眠了。外面的動盪，像芳一般奔騰著的年青世界，我竟不加關心，我從來未懷疑過，所以也從未要求閱讀每天的日報。天，究竟外面發生了甚麼事，為甚麼我竟可以一無所知，也安於毫不關心？

當與修生神師討論閱報的問題時，我第一次得到不滿意的答案：「何必為世事所煩

擾呢？你現時應作的是一心一意侍奉上主。

「難道上主不要我們關心自己的鄰人嗎？我對他們一無所知……」「為他們祈禱吧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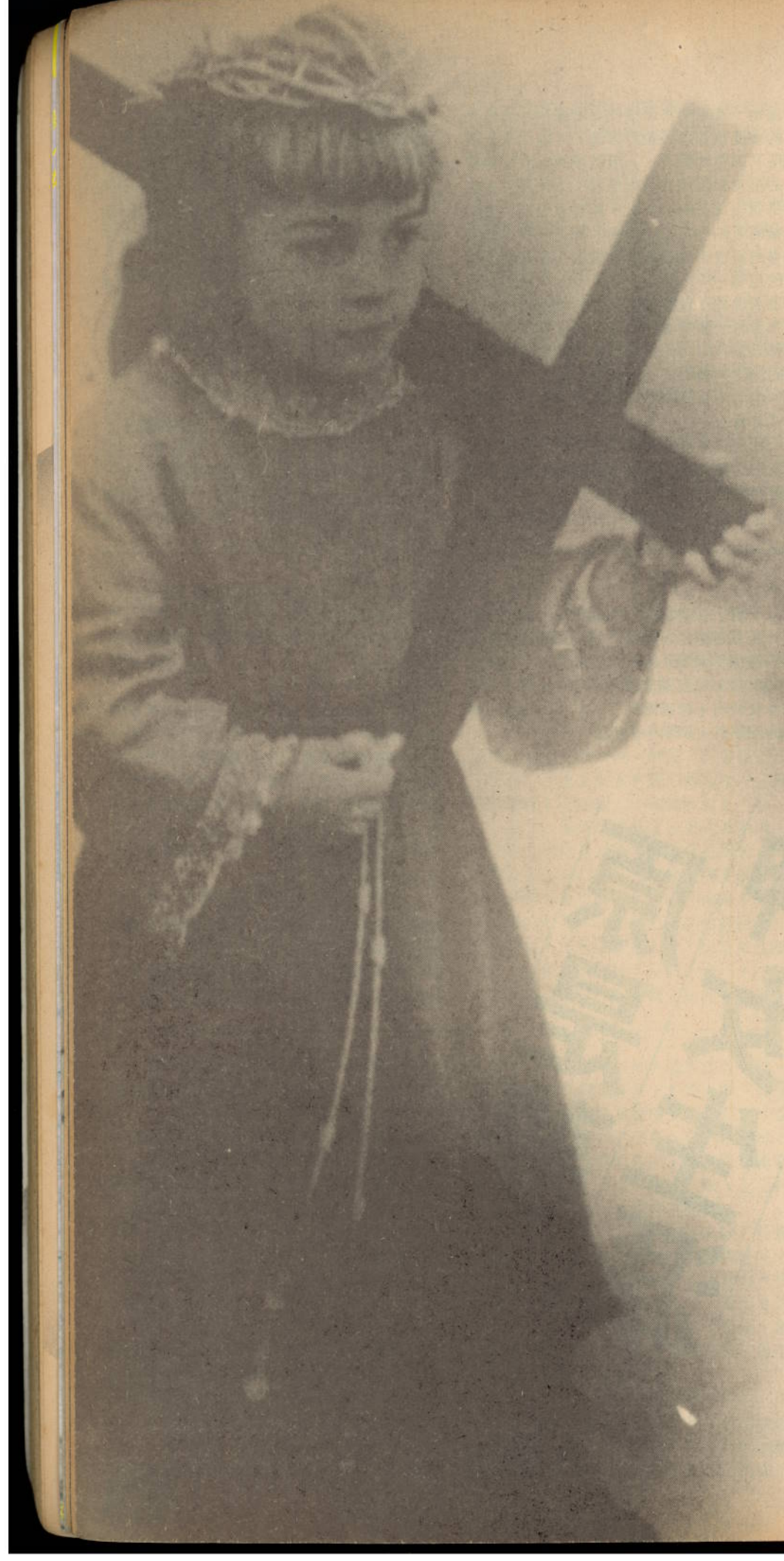
如果我明白上主的道理，神父，我就當愛我的鄰人，但誰是我的鄰人呢？難道鄰人就限於修院內寥寥的十多個姊妹？對外間萬事一無所知的心靈安靜，只是像駝鳥般埋首沙堆，自欺欺人啊！如果一件事情中有是非，在缺乏消息的情況下，我從何去判別是非呢？難道我們敬畏上主的人不該是就說是，非就是非嗎？

也不知從那一天開始，我學習了較抽離地看修院的生活和規則，也是我慢慢發覺修院內的生活，愈來愈令我不能釋然的。例如說，我當絕對服從我的長上。難道長上不會犯錯嗎？絕對服從，是否意味著不許懷疑？

「懷疑就是罪，就如我們不許懷疑上主的安排一樣。」那麼，為甚麼上主給我們的自由意志呢？不許懷疑，絕對服從，那人與其他動物何異？難道這也是祂老人家的小玩笑？絕對服從，不許懷疑的基礎就是無知。

我更不能釋然於心的，是每星期五的打苦鞭，修生神師說，打苦鞭是效法耶穌基督的苦行，每一下打在自己身上的鞭痕，都能拯救一個靈魂上天堂，但我總不以為然。上主既然安排了煉獄，就不該驅使鍾愛祂的人虐待自己，鞭打自己。每星期五晚上的鞭子打在內體的聲音，加上每人因痛楚而發生的

懷疑是智慧的開始。正如當夏娃他們倆人，竟胆敢吃下祂的智慧果子，他們就認識更多，昂然的離開祂的依甸園。當一個人開始他對一切的所謂合理安排作懷疑時，現狀就愈來愈不順服了：例如，除了修生之外，修院裏的主要清潔家務工作，都是由幾個年紀



老邁教育程度較低的修女去負責；教育程度高的是做較為乾淨而斯文的工作，如讀經、講道、領禱、記賬等。修院又有幾個年紀相當大的老女人，她們的工作，主要是買菜做飯洗草，工作不輕，但卻從來沒有工資。當我詢及修生神師這個問題時，她的解釋卻是修院收留了她們，是同情她們，妥置和救濟她們，而不是僱用她們。「她們的工作是爲了補贖以往所犯的罪，好將來得昇天國。」

她們的上主，一方面是個嚴厲的獨裁者，一切命令不準懷疑，但求遵從祂的意願。另一方面，祂也是個分毫不差的吝嗇小商人，每天反覆重溫着祂的賬簿，從不放過祂的每一個欠債人。

修院內的安靜，不外是建築在人們的無知和服從上，這種不問天下世事，但求個人平安的心境寧謐，不外是自欺欺人吧。「當愛你的鄰人，如同自己一樣。」到底誰是那

個善心的撒瑪利亞人？

或許上主並未將祂的遐福賞賜給我，祂甚至不會召叫我，正如我也不會真正去了解祂。確實地說，神父，如果真正有一個萬物的創造者，祂大概不是像修院裏大家崇敬歌誦的那個樣子，如果祂的確是那個樣子的，我會捨棄祂，正如祂捨棄了我們一樣，毫不足惜。

神父，這是最後的一次告解了。我如果需要懺悔，我就懺悔來過祂底葡萄園裏，如果我不來，我可能仍然會是一個虔誠的信徒，走祂安排的道路。但我到底來過，在我的眼目下，這是始終抹不掉，而我也無意抹掉的一項。

呻吟聲，使我不住的加深我的懷疑。難道這些自虐不是心理變態？鞭打自己，除非是個人犯了罪。甚至個人的過錯，也應有鞭子以外的解決方法。這些自虐和對自己的暴戾，

是令人失笑的做法。我還記得當宿舍內每人都大力鞭苔自己，以求完成他們的自虐時，我總是把鞭子打在床上，以避免別人的懷疑。

上主做了煉獄，也做了苔鞭，然後叫人鞭打自己，好教祂老人家心軟，放煉獄裏的靈魂到祂的天國裏去。如果鞭打自己的人是自虐，那祂老人家則是虐待了。

明天我將要離開。雖然，我要面對修院內姊妹的鄙視，家中父母的茫然，學校修女的責難，其他的至內兄弟姊妹的訕笑，我還是要離開這片小地方。

外面是喧鬧而動盪的世界，我既然從那裏來，也要歸去那裏，這是我無從選擇的。我相信外面的世界充滿陽光。